

小小说

生活滋味

又是一年春来到,丁香巷的丁香树开满了丁香花,香满小巷,只是不见了那个叫丁香的姑娘。

## 丁香姑娘

□孙华

小巷不长,二十来米的光景,却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:丁香巷。丁香巷里没有丁香树,却住着一位丁香姑娘。

寒假时,丁香姑娘和同学一起到小城旅游,无意中发现了丁香巷。毕业后,丁香姑娘执意来到了小城,在丁香巷租了房子,住进了丁香巷。

住进丁香巷后没几天,丁香姑娘买来了一个小小的花盆,栽了一棵小小的丁香树苗,还在房前铺了几块青石板。丁香姑娘想象着,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,在一个秋雨丝丝的黄昏,沐浴着丁香花的馨香,撑着油纸伞,独自彷徨在悠长的雨巷。可第一年,丁香树苗枯了,第二年,丁香姑娘又栽,树苗黄了,第三年,丁香姑娘还栽……丁香巷里怎能没有丁香树呢,丁香姑娘说。

丁香姑娘这话是对王阿婆说的。王阿婆住在丁香姑娘隔壁,满脸的皱纹和丁香巷里的青砖一样斑驳。丁香巷里住的全都是像王奶奶一样的阿婆爷叔们,年轻人不习惯小瓦青砖的逼仄,早都搬进现代化气息浓重的高楼,留下他们厮守着丁香巷。每天,丁香姑娘踏着坑洼的巷道上上班,映入她眼帘的也都是一张张布满沟壑的脸,丁香姑娘却觉得格外亲,她想,住在丁香巷里的人就应该这样,只有这些蹒跚的步履,才配得上丁香巷的沧桑。

“早啊!”丁香姑娘满脸笑靥,似鲜花,和老人们打着招呼,吴依软语中夹杂着更多的北方话。

丁香姑娘的声音脆,响,如银铃。丁香巷多长时间没有这样的声音了。老人们忙不迭地点头:“早啊,早啊!”

自打丁香姑娘住进了丁香巷,丁香巷里就有了活力,有了生机,有了妩媚。偶尔,丁香姑娘会捧着手机,唱上一曲,这时候,老人们全都停下手中的活计,静静地伫立着,尽管他们听不懂,但他们觉得好听,想听。

更多的时候,丁香姑娘会搬一张小椅子,坐到巷口的牌楼下,听老人们唠嗑,原生态的方言,让她听得懵里懵懂,但她还是愿意凝神去听。

“姑娘,你咋会这么瘦呢?”坐在丁香姑娘身

旁的王阿婆端详着丁香姑娘说。

“阿婆,我哪瘦啊?”丁香姑娘低头瞧了瞧自己,说。“可不能瘦啊,瘦了会生病的。”阿婆摩挲着丁香姑娘的手说。

“阿婆,我的身体好着呢。”丁香姑娘羞赧地一笑。

第二天,王阿婆端来了一碟牛肉,酱香的,丁香姑娘吃了几块,真香。

秋雨绵绵,丁香姑娘慵懒地坐在窗前,看雨打一芭蕉,风吹窗纱,丁香树咋还不开花呢?丁香姑娘心想。

一大早,丁香姑娘匆匆地出了门。高跟鞋踏在青砖上,声音不像以往那么咚锵。

“早啊,阿婆!”丁香姑娘照旧和阿婆爷叔们打着招呼。“早啊,小囡。这么早你要去哪里啊?”正在生炉子的王阿婆问。

“阿婆,我去一下医院。”“哪里不舒服?你瞧我让你多吃些,你不听。”阿婆的话里满是关切。

“我没事的,阿婆。”一股暖流涌进丁香姑娘的心房。“早点回来啊,中午我给你做酱香牛肉。”

丁香姑娘中午没有回来,第二天也没有回来。这可是丁香姑娘住进丁香巷后,没有发生过的事,阿婆爷叔一打听,丁香姑娘住院了。

王阿婆和几个阿婆爷叔商量,一起去看丁香姑娘,在病区门口,他们被拦住了。

“如果你们真为丁香姑娘好,就别进来让她再悲伤。”护士小姐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水果。

“我们只想晓得丁香姑娘生的啥病。”“白血病。”

王阿婆他们悻悻地往回走,双腿像踩在了棉花上,一路沉默。半晌,还是王阿婆打破了寂静:“唉,这么水灵的姑娘,咋会生这病呢?”王阿婆的叹气声,如他们心底的悲伤一样悠长。

又是一年春来到,丁香巷的丁香树开满了丁香花,香满小巷,只是不见了那个叫丁香的姑娘。

好些年后,旧城改造,高楼大厦湮没了丁香巷。路过这里的人,常常会说起丁香巷,说起丁香巷里曾经住过一位名叫丁香的姑娘。

## 转变

□徐良观

我家的承包地与几位邻居家的地紧紧挨在一起。

前几年,随着年龄的增长,老伴忙不动田了。先是只种一熟玉米,后来孩子们不准再忙了,就将土地以每亩200元的价格租给本村人种,也图享个清福。

土地流转开始后,小田变大田,给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种田人带来了希望。村干部挨家挨户征求各户意见时,我家第一个投了赞成票。那一条田里的六户人家有四户同意流转。可是,仍有两家邻居不同意流转。干部登门动员了好几次,他们两家就是“扳头不拢”,总不能让老板在一块大田中夹着几块小田吧。村里本着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的原则,见工作做不来,当年的“小田变大田”计划只得作罢。

这可苦了我们几家积极要求撙田的人家,只好硬着头皮种下去。心里对村干部和这两家却是充满了腹诽。有的埋怨村干们工作不得力,见难就退。也有的对这两户怨声载道:看他们两家的人可能忙了!当然这些怨言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两位邻居耳朵里,他们却充耳不闻,两家照样按照“春雪菜+早玉米+秋雪菜”的模式种下去。

日子不紧不慢地向前过着。时光催人老呀!第二年秋,两位邻居思想出现了松动。种雪菜是个力气活,挑雪菜、装雪菜、卸雪菜,力气小是不行的。每逢这时,都要请人帮忙。陈莲家每次挑雪菜,都要让在上海打工的老公、儿子、儿媳回来帮忙。这样算下来,每次家人从上海回来帮忙也不是很划算,他们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,有点吃不消;另一家随着年岁的增长,也渐渐力不从心了。

第二年秋,镇里要求沿省道352推进“小田变大田”实现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,促进农田增效、农业增产、集体增收。村里又开展了“小田变大田”的动员,这次两个邻居没说二话,很爽快地在流转协议上签了字。种麦子的时候,我们六户人家爽快地交了田。全村这次共流转了550亩土地,每亩土地租金950元。老伴算了一下,我们家3.85亩承包地,不动手不动脚,坐在家里一年可以享受土地租金3600多元,何况这是纯收入,比当时自己起早贪黑、累死累活地忙一年的纯收入高得多了去了。算算账,老伴高兴得眼睛笑细了。

自“小田变大田”后,两邻居家的劳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,她们一点也没闲着。两家的婆娘被承包土地的老板优先录用,中午还管一顿饭,每天工资70元。十几个劳力一起干活,治虫、除草、整枝,田间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每天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她们笑称自己也是新的“上班族”。陈莲的家人再也不用在收获之时来回奔波了,可以一心在上海打工;云芳老公则靠着自己开拖拉机的手艺去了一个建筑队,每天工资150元,还管一顿午饭。

第一年年终分配时,老板计算器一拨,陈莲收入1.5万元,云芳因没有满勤,收入1.3万多元,她们知道,这可是不要付化肥农药种子钱的纯收入呀,而且家里剩余的一点田可以照忙,种雪菜、长玉米、荷兰豆、菜薹,掐指算算,这总收入一点也不比“小田变大田”前少,甚至还超过了。

承包地流转出去了,闲不住的老伴曾经也跟在老板后面打工,眼睛手术后,儿子、儿媳坚决不准她再外出打工了。她则在家精心侍弄着屋后的五分地。春天,“苏州青”把地里装扮成田园似的,乌油油的一片,掐菜薹、卖菜薹、天天有进项;夏天,屋后一片青纱帐,玉米棒棒个个赛牛角;秋天的芥菜铺满一田,挑芥菜、择芥菜、卖芥菜,忙得不亦乐乎,那布满沟壑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

乡村振兴的路上,有你有我,思路一变天地宽,乡亲们借着好政策的春风,日子越来越好,幸福指数腾腾攀升。

## 一碗烟火

□张响响

日出又日落,深处再深处  
一张小方桌,有一荤一素  
一个身影从容地忙忙碌碌  
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

喜欢哦,我真的喜欢哼唱这首歌曲。想着夕阳西下,农家小院,炊烟袅袅。老猫慵懒地匍匐在桌脚,阿黄悠闲地晃着尾巴,在屋前走过来走过去。女主人正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,饭香味越发惹人饥肠辘辘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男主人披着一身落日的余晖,寻着饭香味,踏进家门。

我将愿景说与友人。他说:“这是最温馨的家的味道!日子,就是饭桌上的一日三餐。”还说,现在一切似乎都在改变,过去总说: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”如今怪了,看是琳琅满目的食材,却做不出地道的“一粥一饭”的原本味道。

我想起汪曾祺老先生的一段话:“插秧的人总是精精神神的,脾气也特别温和。又忙碌,又从容,凡事有条有理。他们的眼睛里流动着对于粮食和土地的脉脉深情。”庄稼人用汗水和着泥土摔八瓣子,风里雨里一季又一季将一家子的生计种在厚土之上。除草、灌溉、施肥,从种植到收割,不用任何化学物质去干扰其自然生长。就算遇到病虫害,也不使用超标的化学农药。他们怀着敬畏之心,将朴实的期许,种在来年的收成里。那样收获的粮食是醇香绵长的。

可不知何时,“转基因”“人工合成”“反季节生长”这些词语慢慢地向人们的“菜篮子”伸去,大有要渗透到人们的饭碗里的节奏。

周末,闲逛之余。我偶然结识一卖粮油产品之人,其姓水,且称水先生吧。他代理一粮油品牌,在响灌路上有一小门面。水先生说他之所以做此品牌代理商,源由被该公司提出有机、健康、生态经营理念所吸引。旗下产品,均遵循自然生长规律。初识水先生给人以沉稳务实之感,不属能言善道之人。可一提到他代理的产品,却似打开了“话匣子”。水先生说,决定经营此产品前,首要的是自己去实地考察,“眼见为实”看看源头公司的生产基地,又与家人将品牌系列产品统统试吃个遍,还请三朋四友小聚品尝,得到家人和朋友们的一致认可,方敢放心做这品牌代理,出售系列粮油商品。是呢,如今不再是缺衣少食的年代,人们追求天然健康养生的生活理念。水先生坚持自己卖出的食品,必须是让他人吃得安心,吃得放心的食品。如此用心经营,想必物有所值吧。

我将此事告与友人,友人取笑我是在为其做广告。唉,我真怀念以前粒粒清白,柔韧软绵的大米饭。我想去响灌路上的粮油铺看看,买些尝尝。

“愿为自己慢慢煮一锅白米清粥的人,并且想着分享,让它出现在更多人的餐桌上,其实生活需要将自己慢慢地熬煮着,不激烈、不偏执、不放弃,让灵魂如同一粥一饭,发出原始的香气才好。